

农村小剧本

月上柳梢头

田

犁

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农村小剧本

月上柳梢头

(独幕话剧)

田 犁 作

剧本月刊社编选

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一九六三年·北京

月上柳梢头(独幕话剧)

田 犁

剧 本 月 刊 社 编 选(北 京 王 府 大 街 64 号)

农 村 读 物 出 版 社 出 版(北 京 朝 阳 门 大 街 320 号)

(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13 号)

北 京 京 华 印 书 局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开本 787×940 毫米 $\frac{1}{32}$ · 印张 $\frac{7}{8}$ · 字数 13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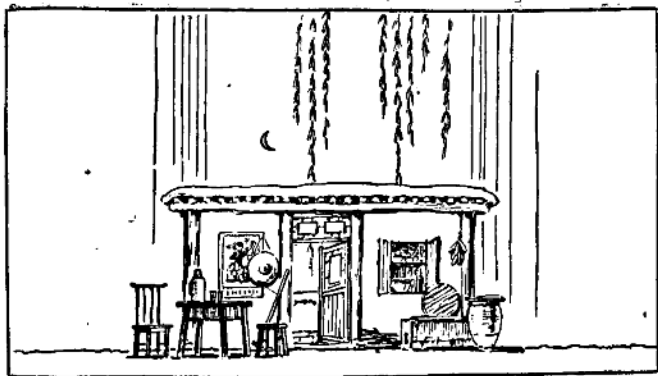
1963 年 11 月第 1 版 · 1963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· 印数 00,001—50,000

统一书号: T10168 · 12

定价: (四)七分

內 容 說 明

《月上柳梢头》写两个年輕的男女社員約好去看电影，男社員俊海，为了早去占个好位子，不顾质量，了草收工。他爹秦老正，是个好队长，一心为社，大公无私。发现儿子为了谈恋爱对生产这样不負責任，十分生气，当时就要他去返工，把地重鋤一遍。正在此时，俊海的对象、女社員秀梅找上門来。老头子不知秀梅就是儿子的对象，当着她的面責罵俊海搞恋爱誤了干活，并劝告她以后也不要谈恋爱。可是这个姑娘却是个思想好、劳动好的共青团員，她也不同意俊海这种行为，就亲自帮他把地重鋤了一遍，并向他提出批評。她的行动感动了秦老正，也教育了俊海，最后，两人高高兴兴去看电影。



舞 台 設 計 圖

華 林設計

時間：一九六二年秋。

地點：山東某村。

人物：秦老正——生產小隊長，45 歲。

老正妻——42 歲。

俊 海——老正子，20 歲。

秀 梅——女，19 歲。

布景：普通的農舍。外間設有鍋灶、飯桌等。右通內室。內室門上挂着布門帘。外間的大門臨着場圃，左面有一木樞方窗，窗外有向日葵和柿子樹。

幕啟：秦老正的妻子正向鍋里添水，然後蓋上鍋蓋，轉到灶前點火。這時外面傳來一個人的唱聲：“洪湖水呀，浪呀么浪打浪呀，洪湖岸邊是呀么是家鄉呀……”隨着歌聲，秦俊海荷鋤走上。

俊海：娘，飯做好了嗎？

老正妻：（直起腰來）喲，你怎麼這麼早就回來了？

鍋里才剛添上水，我這還沒點着火哪！

俊海：（放下鋤）嗨，快点。（一想）算了，有涼餅子嗎？我吃涼的。

老正妻：什麼事呀，這麼慌？

俊海：你別管了，餅子呢？

老正妻：到底要干啥去呀？

俊海：南村今晚上放電影，……

老正妻：就是為了看電影去啊？

俊海：嗯。

老正妻：（向外望望）那你忙的什麼？太陽還老高呢！

俊海：去晚了，就占不到好地方了。又不是我一個人去。

老正妻：跟誰一塊去呀？

俊海：你別管了。

老正妻：怎麼？跟誰一塊去都不能說！

俊海：你別管了！娘！

老正妻：好，不管。（忽然想起）哎，你來得這麼早，地鋤完了嗎？

俊海：鋤完了。

老正妻：鋤完了？你今天不是鋤汪北面的那塊地嗎？

俊海：是呀。

老正妻：你是个飞手啊，那么一块地，太阳不落就鋤完了？

俊海：嗯，我是加油干的。

老正妻：哼，哄了别人可哄不了你爹，要是不经过他的眼，你可别打算交工！你忘了，上回点豆子，你点得不匀叫你返工！

俊海：（心里有点毛）那……

老正妻：别这、那的啦，要是没鋤好，赶紧再回去鋤去，天还早着哪！

俊海：（走过去摸了摸鋤，又放下。决心地）我鋤好了。娘，快给我点吃的吧，停会儿还有人来找我哪！

老正妻：誰来找你呀？

俊海：哎，你别管了！

老正妻：又别管！好，我不管。跟你说吧，上午的饼子全吃完了，要吃呀，你等着吧！

俊海：嗨，真是！（坐下来。见娘慢慢地烧火，又沉不住气站了起来）娘，我到外边站站去，停会儿要是有人来找我，叫他稍等一下啊！

老正妻：到底是誰来找你呀？

俊海：- 你别……

老正妻：又别管！是不是？

俊海：不，等来了你就知道了。（下）

老正妻：哼，真是人小鬼大！（把火向灶底推了推，站起，端盆到內室盛了半盆面出来，在灶旁和面）

〔外面傳來喊声：“俊海回来了嗎？”

老正妻：回来了！誰找他呀？快屋里来吧！（搓搓手上的面，站到房門口）

〔声：“不是我找他，是他爹找他呀！”

老正妻：他爹找他干什么？

〔声：“說是地鋤得馬虎，找他去重鋤哪！”

老正妻：我說呢，这孩子准是又干了跑馬活了！

哪能鋤这么快！好，我喊他去！（走出門）俊海！

俊海！（喊了两声忙又跑回来）哎哟，娘哎！火都着外头来了！（忙到灶前向灶內拥柴草）

俊海：（上）娘，找我的那个人来了？

老正妻：（沒好气地）来了！

俊海：在哪里？

老正妻：在玉米地里哪！

俊海：娘，到底是……

老正妻：你到底是怎么鋤的地？

俊海：一鋤一鋤，鋤的呷！娘！到底誰来找我啦？

老正妻：誰来找你啦？你爹，你爹找你去重鋤呢！

俊海：（拉长了臉）重鋤？那得鋤到什么时候！

老正妻：到什么时候？就是到二半夜，不鋤好，他也不会饒你！看你还馬馬虎虎呷！你爹那个

脾气你还不知道！趁天还没黑，快再鋤鋤去吧！要不呀，你也別打算去看那个电影。

俊海：我不去！

〔俊海欲轉身外出，秦老正出現在門口。

秦老正：（瞪着眼向俊海）你的腿倒是怪快啊！（逼近儿子）你干什么回来了？

俊海：（头微低着）吃飯来了。

秦老正：我看将来选吃飯积极分子一定得选上你！我問你，你那叫鋤的什么地？

〔俊海低头无語。

秦老正：（十分气忿地）看看你那最后几壠地鋤的！那叫人干的活嗎？那是猫盖屎！你是給地主干活嗎？哄过去就算完！唉？跟你說过多少遍，鋤头一遍一定要鋤得深一些，要不第二遍、第三遍就下不去鋤。可你倒好，鋤一鋤空一鋤，拉上土盖上就算完了！你这叫干活嗎？楞想騙队里的工分呀！

俊海：誰要騙工分了！就是后面那两壠鋤的糙一些，其余的不都是保质保量啦！

秦老正：你还有臉說呢，“就是那两壠”！半壠也不行！那劳动公約上怎么写的？我这个队长的儿子就領着头不遵守！

俊海：唔……

秦老正：去，把那两壠地重鋤一遍！你怎么不动

呀！

俊海：我今天有事，明天去。

秦老正：什么！明天？

老正妻：哎，今天就算了，明天再锄也一样。

秦老正：哼，今天饭为什么不放在明天吃？明天还有明天的活哪！快去！

老正妻：哎呀，都快要吃饭了，干什么那么急呀，今天锄，明天锄还不是一样！

秦老正：不行！这个规矩先得从咱们家立起来！按公约办事：定量、定质、定时！这个规矩绝不能从我这个队长家里先破坏！（指着俊海）去！

〔俊海皱眉，苦着脸回头看母亲。

老正妻：我说，你就是个死八板，不就是那两亩地吗？等做完饭我替他锄去！

秦老正：啊？他又不是才抱出来的小鸡，走动还要老母鸡带着！替他！不能这么迁就，规矩都是打头上破的！他又不是三岁两岁的孩子，队有个队规，家还有个家规哪！

俊海：（心神不安地不住向门外瞅，忽然）今天算我全白干，工分我不要了！

秦老正：什么？你……你……（说着弯腰脱鞋想打俊海，一面嘴里骂着）你要造反了！

俊海：（见势不妙，撒身向外跑，回头向老正妻）娘，

我不吃了！（跑出門外）

秦老正：（拿着鞋追）你往哪跑？小狗崽子！

老正妻：（拦住老正）你干什么呀！孩子有事。你也不問青紅皂白的。

秦老正：（放下鞋穿上）他有什么事？有事就鋤那号地？

老正妻：你少吵吵。坐下，我跟你說。

秦老正：（坐下）就是你老护着他。

老正妻：他要看电影去。

秦老正：（陡地又站起）看电影？他还看大戏哪！为这个事就吊儿郎当把活不当活？再过几天，他拉泡屎还要請三天假呢！

老正妻：看你，急个什么劲儿呀！他不是自己去的，还有一个人呢！

秦老正：誰？

老正妻：那……那你就別管了。

秦老正：怎么？我不管！我是他爹，我不管！誰管？

老正妻：嗨！我也不知道呀！

秦老正：不知道你打个什么岔！真是！（又要出去）

老正妻：我不知道，我还猜不着？那还用說，准是个女的。

秦老正：女的！怎么，他胡搞？

老正妻：看你这个嘴，跟沒帶籠头似的。那还不

是俊海有对象了。

秦老正：哼！男男女女的在一起，整天唧唧喳喳，不知耽误了多少事。管他干什么，得公私分清，今天先得给我把地锄好！

〔秦老正向门外走去，正好碰着秀梅扛着锄走进来。老正停住。〕

秀梅：俊海在家吗？

老正妻：（抢着问）呵！就是你要找俊海呀？

秦老正：（沉着脸）以后再找吧，他今天得锄地去。

秀梅：锄地？都该收工了，怎么还去锄地？

秦老正：那你就别管了。

秀梅：大叔，我看您是上了点儿气了吧？

秦老正：（仍气呼呼地）哼！（又向外走）

老正妻：你上哪去？

秦老正：我找俊海，今天非得让他把那两垅地锄好不结！

秀梅：大叔，您说的是俊海锄的那地呀？

秦老正：啊。

秀梅：算了吧。

秦老正：算了？（两眼瞪得老大）秀梅呀，你是共青团的宣传委员，我可要给你提个意见。

秀梅：那欢迎。

秦老正：你们年青人是干活碰高兴呵！高兴时就正儿八经的干一阵子，不高兴了，就了了草

草，不顾质量！

秀梅：这个问题我们也注意到了，正要向团员进行教育哪！您还有什么意见？

秦老正：应该教育团员，少搞什么恋爱、对象。

秀梅：这……

老正妻：你这是什么意见，这不整个的是封建嘛！

秦老正：（向妻瞪一眼）你不懂就别乱插嘴！（向秀梅）

我这个意见乍一听是不大中听、不大对你们的口味！可你说说搞那玩艺儿，有几个不耽误生产的？俊海这个事我是刚听他娘说的，说是要跟一个女的一块上南村看电影，就毛糙糙地把地耨了耨算交差了！你说，一个个要都像这样，那会误多少事！

秀梅：（笑笑）大叔！可也有搞恋爱不误事的。

秦老正：那……那百里不挑一。你说吧，东头三柱子，西院的二春，还有……

秀梅：还有不少好的，您不知道。其实，耽误不耽误活儿，那不关恋爱的事！那是他思想有问题。

秦老正：那……这事咱说不到一块去，年纪不同，立场也不一样！

秀梅：这不是年纪的问题，这是事实。

秦老正：这个问题，咱俩用不着争论，不过，闺女，我可要劝你，要是你想一直保持你这个积极劲儿，就千万别搞恋爱！

秀 梅：（噗哧笑了，但大方地）不，我可不想当一辈子的老闺女。

老正妻：（指老正）你是发热烧的！这亏是秀梅，要是别人，可怎么了？

秀 梅：没关系，队长给队员提意见是应该的嘛！

秦老正：（不好意思地干咳了两下）依我说，就是恋爱，也别找俊海这样的！

秀 梅：（又笑了）为什么？

秦老正：劳动不好，干活毛毛糙糙，不能算个正儿八经的庄稼人！

老正妻：就是你好，整天耷拉个脸，跟谁该你二百钱似的！要走快走你的，别在这儿瞎编排啦，俊海哪点不好，老老实实的！就是今天锄坏了两垄地，就什么都不是了！你不是要找俊海吗，快去！别耽误了你这大事！走！走！（推老正）

秦老正：你还当我不找他怎么的！就是你护着他！（欲下）

秀 梅：队长，您别忙走。

秦老正：（停下）怎么？

秀 梅：您把意见给我提完了，该我给您提意见了！

秦老正：提意见？

秀 梅：啊。

秦老正：等晚上再說吧。我得先让俊海把那兩壟地重鋤一遍。

老正妻：嘿，給人家提意見怪有勁，一听人家給自己提意見了，就想溜！

秦老正：（生氣地）你少插嘴行不？

秀梅：我提的這意見，也是從那兩壟地上說起的。

秦老正：噢，那你就快說吧！

秀梅：俊海沒把那兩壟地鋤好，這是他的錯。可是您這個當隊長的幫助他做了些什麼呢？

秦老正：幫助他？

秀梅：啊。

秦老正：幫助他什麼？

秀梅：幫助他以後能自覺地仔仔細細地干活呀！

秦老正：不依規矩不能成方圓，隊里有公約，要他遵守，家裏有我，不好生干，我有鞋底等着他！

秀梅：要是他還不好好干呢？

秦老正：瞧我不砸斷他的腿！

秀梅：那不落個殘廢！你還得白养活他一輩子呀！

秦老正：那……

秀梅：俊海是您兒子，您敢打他的腿，要是別人不正經干，您也能打人家嗎？

秦老正：这……

秀梅：刚才您检查俊海锄地的时候，正好我从那路过，我见您又嚼又骂的，就是没见您帮助他，把地整一整。

秦老正：怎么？我帮助他，把地整整？这一回他不好生干，你替他干了，开了头，还有下一回呢！这不是帮助，这是要把他惯坏！

秀梅：您把人的觉悟看得太低了，我们现在的青年，可不是那不知好坏的人！

秦老正：知道好坏？现成的公约，上面写得明明白白的，有觉悟还不照着执行！

秀梅：能帮他干个样再批评，那不更好吗？

老正妻：是嘛！他再大也是个孩子嘛！你当爹不能给他锄两锄？哼！除掉吹鬍子就是瞪眼。

秦老正：（头一歪）怎么什么事你都想插两句呢？你懂啥，领导干部就要铁面无私！

老正妻：铁面无私就是吹鬍子瞪眼！

秦老正：你……你快做你的饭吧！

老正妻：（回身拿起俊海刚才放下的锄就向外走）我做个样子给我儿子看看，我替他锄那两垧地去！

秦老正：给你个麦芒你就当了针（真），（把锄夺过）拿过来吧！（转身向外走去）

老正妻：（向门外）你……你不吃饭了？（无回声。转身笑笑）属周瑜的，一激就上阵。